

岁月悠悠

打饭

■张勤文

在家里吃饭叫盛饭,到食堂吃饭叫打饭。一字之差,氛围全然不同。盛饭可以优哉游哉,打饭却要挤着排队,说是打饭,其实也包括打菜。打饭是集体生活的一种,几乎是人人都要经历的。

小学就在村里的学校就读,离家较近,中午也就直接回家去吃了。关于打饭的记忆是从初中开始的。初中要到镇上去读书,离家有三公里路,就要想办法就近解决午餐了。学校里是有食堂,但我们农村的孩子,家庭经济

条件都不富裕,嫌学校里的饭菜贵。并且到学校吃饭要交150元的搭伙费,一时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,或者拿得出也是有些手紧的。怎么办呢,我父亲就绕了很大的圈子联系到一位远房亲眷,他在镇东首的一家农机厂里做车床工,农机厂离着学校也有上千米的距离,但好歹比家里近多了,我和妹妹就通过这位远房的叔叔搭伙到了农机厂食堂。

农机厂的伙食十分简单,蔬菜多是青菜、白菜当家,荤菜一般是炒白鲢鱼块、红烧大肉之类。即使是这样的菜,我们也时常打不到,因为有时会遇到老师拖课,匆匆赶到那里菜基本都打完了,只打到了饭。好在负责打菜的阿姨比较热心,会从盛菜的大托盘里舀出一点肉汤淘在碗里,我们再舀一勺放在外面保温桶里免费供

应的清汤,一顿饭也就解决了。说也奇怪,或许是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,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的道理,越是这样菜少,倒越容易吃得香。

记得有一次,往农机厂食堂赶的路上,碰到了在一个学校读书的表妹。她平时是骑车回家吃的,这天中午下着雨,就准备到镇上去买碗面当午餐,我和妹妹见了就邀请她一起到农机厂食堂去吃。那天我们幸运地打到了油煎面筋嵌肉,还有两碗冬瓜榨菜汤,食堂外大雨如注,我们三个人坐在食堂的大长凳上吃得津津有味。

后来到了上海去读书,正处于青春发育长个时期,同学们个个饭量很大。有一位同学叫任侃伟,因为常常要吃两大碗饭,被我们戏谑地叫成了盛两碗。那时在我们眼里,

最好的饭菜搭配是米饭、红烧大排和麻婆豆腐。所以每到中午饥肠辘辘地奔向食堂窗口,我们都爱大声利索地向打饭的师傅喊出一句:“大排豆腐四两饭”。也许是饥饿触发了灵感,这样的顺序安排说起来最是朗朗上口,假如说成四两饭豆腐大排就不大连贯了。

那时无论学校还是工厂的食堂都人头攒动,气氛热闹,但大家都能按着秩序排队。打饭是不用现金的,要到食堂后勤组去买饭菜票,一买就是一沓,用橡皮筋束着。那些红红绿绿的塑料饭菜票上印着鱼虾、米饭的图案,虽然印制不甚精美,却很能勾起食欲,看到饭菜票就感觉到生活的美好。打饭用的碗呢,大都是搪瓷碗,上面印着某某单位食堂的字样。也有用饭盒去打春卷、麻球、馄饨、炒

面的,这种饭盒材质是全铝质的,造型简单,四四方方,虽然不具保温功能,但容量可观,还能放到锅里蒸煮,倒也相当实用。

那些年吃饭的心情总是很迫切,饭量也都很大,我们就拿着饭碗、饭盒、饭菜票,一天天在食堂排队打饭,吃得心满意足。

如今在单位食堂里,已经不再有人叫打饭了,饭菜票早已弃用,饭碗也不用自带,“滴”地刷一下就餐卡便可端走一盘荤素搭配合理的午餐。菜品丰富,每周都不带重复的,饭后还有水果、酸奶,讲究的是营养均衡。因为害怕发胖,大家吃的饭菜量都少了,往昔打饭的那股投入劲已不知去向,一边吃饭一边还刷着手机,人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

旅游日记

水绘园观盆景

■周彭庚文

游一江之隔的如皋,“水绘园”是必去之地。

而我在水绘园的东北角,发现了两扇小门背后,掩藏着的一片大天地——斑驳的青砖墙围着的小小的盆景园。

推门而入,是一条宽仅尺余,用碎石块铺筑的小径,在园内曲曲弯弯延伸,小径两旁,用青砖堆砌成一个个或高或低的平台,靠地面处好似贴着薄薄的或浅或深的绿和淡黄的苔藓,湿漉漉的,石隙和砖缝间冒出一根根纤细的小草,让平台显得古朴,稳重,端庄。而上面排列着大大小小的各式盆景,有的似盘龙腾渊,有的如卧虎昂首,有的似凤凰展翅,有的如孔雀开屏,有的枯木逢春,有的绿丝飘绕,满眼清一色的绿,跟古朴的平台浑然一体,更显小园的静谧,让走进的人感到心净,脑清,神爽,气畅,止不住长长的一口气,吐尽肚中的浊,浑,恼,烦。

沿着小径,上十余级台阶,是一个小平台。站立台上,俯首下看,脚下四棵巨型盆景一字排开。层层叠叠的枝叶,形成平平而圆顶的顶,参差适宜,错落有致,或直或卷,一丝不乱,细叶重叠,密不容针,似无多大出奇之处。而从另一侧走下去,到了盆景的背面,却完全是另一番风景,瑰丽的风姿下更有昂扬不屈的内蕴。它们的主干成“S”形,左倚右倾,姿态古雅,气魄雄伟,株型俊美;弯曲处的枝丫,平缓而有序地向前伸出,长短相应,角度相宜,形态挺秀。沧桑褶皱的虬枝,苍古拙朴,风姿隽永,凸显严肃与稳重;饱经风霜的树皮,绿里泛黄,褐中含青,越显坚毅与沉着。早闻如皋盆景有“云头雨足美人腰,左顾右盼两弯半”的独特风姿,果如其言。

尤其其中四株盆景,年事已高,均已千岁上下,却风华正茂。它们乘过飞机,搭过火车,坐过专车;去过北京,到过上海,出过国门,广见世面,是长寿之乡如皋古城的一张名片。别看她们身价不菲,待遇却很一般,置身于小院的群盆之中,上无天棚,下无地暖;一年四季,风吹日晒,春夏秋冬,雨淋雪盖。无须格外为其撑伞遮烈日,也不用替其搭棚挡暴雨,即使饥渴难耐,也只是喝点儿“天水”——如皋人称积聚的雨水的别名。贵为名流却与其它“无名小字辈”无二。

午后,来到如皋盆景的另一荟萃之地——“国际花木城”。走进去,上覆暖棚,水汽氤氲,四季如春;灯盏密布,昼有彩虹闪烁,夜可

亮如白昼。株株盆景,各据一处,独尊一方,配有身份说明,更有价格标牌,虽抬高了它们的身价,但也让人顿生高攀不起的疏远之感。它们的身形确实是美的。有的枝干委婉,似广寒宫中轻飞曼舞的仙子,隐隐绰绰;有的高大勇猛如将军,枝干粗壮而有力。同行者中有一文士,爱诗爱画,在“无声的诗,立体的画”前伫立许久,流连忘返。有人提议他买几盆回去。他的回答颇令人意外:“别看他们在这儿水灵鲜亮,生气盎然,买回去后很难伺候,稍有疏忽,不是叶落枝枯,就是香消玉殒。”一人忽然冒出一句“莫不是‘橘生淮南淮北之故’?”一机灵之人转移话题:“你们看这儿终日空调,四季如春。已是娇生惯养之躯,陡换环境,怎能适应?”经此人一提,环顾四周,满目的盆景,确实与“水绘园”中的不同:大约是因“速成”,年份太短,资历太浅吧,枝干软,枝条柔,叶片淡,形体嫩,骨架轻;那就是那几株号称“将军”的,也似乎徒有外形,缺了点霸气和豪气。如果说“水绘园”的盆景是一尊尊铮铮铁汉,那这儿就是些俊男靓女了。“铮铮铁汉”是人们敬重的;“俊男靓女”赏心悦目。不过,成“铮铮铁汉”还是“俊男靓女”,是威武还是羸弱,是健壮还是娇弱,是彪悍还是软弱,并不全在这些桩茎枝叶,而在于那些喜好者的操控和环境的雕琢。既不要让“铮铮铁汉”孤独孤立孤苦,也不要让“俊男靓女”风靡嚣张,招摇过市。刚柔并济,才是如皋盆景的真谛。

走出暖棚,在拐角处的一堆废弃花盆中,一株雀舌树桩孤零零地站立在一个破花盆中,为数不多的弯弯曲曲的枝条上,缀满片似小鸟舌头状小叶。这是一棵尚未成形就被遗弃的半拉子盆景。它为什么被置于室外路旁,是“朽木不可雕”而被抛弃还是为争一口气而自伤自残,抑或其它,我无从查考。只是看着它的样子——枝垂叶耷,杂乱无序,蓬头垢面;脚下的土,已干裂成白粉状,但它的叶片,却绿得流油,浓得闪亮,比起大棚内那些养尊处优的兄弟姐妹们,要健壮得多,我不知是该为它庆幸还是惋惜。它挣脱了束缚,本着自己的性子,自由自在地生长,这是每一个生物矢志追求的高境界,能真正实现的,并不多;但它也为自己的桀骜不顺,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孤居一隅,寂寞无主,饥渴无时。当它看着一层玻璃相隔的锦衣玉食的众多娇子,它自惭形秽吗?后悔过吗?

世相百态

高人老梁

■赵韩德文

常常会意想不到的地方碰到老梁,又时而见到他的一些奇事,所以我认为老梁是高人。

我喜步行健身,快走。却不耐烦在小区的绿化带兜圈子,那有点驴子转磨的味道。我是越野式散步,去的地方极其随机,出门前往往连自己也不清楚将朝哪里走,纯凭一时兴起。

有天下午,我决定朝老铁路方向走。老铁路已经靠近黄浦江了,能够嗅得到江水气,隐藏在浓郁幽深的树林之中,树林的清新气息令人陶醉。苍老的铁轨则常常使我想出奇奇怪怪的故事。

当我快步走到树林边上,走上杂草像野韭菜一样丛生的土路上,忽然发现一个人影,正极其有耐心地伸出右手在野韭菜顶上抚捋,一遍又一遍,细心地边走边捋,像抚摸着一个个小毛头的脑袋。左手还握个小布袋。仔细看,却是老梁。老梁也看到了我,和我打招呼:“练路啊!”这时的我,眼睛里肯定全是好奇和探究,老梁笑呵呵解

释道:“这些都是野生兰花哦,捋些籽到小区的空地撒撒,种种。”——原来路边杂草般的“野韭菜”,竟是兰花!

我看看老梁,他从不喝酒,脸色却一直很红,心里服他。老梁说,兰花种子极细小,一般的播种很难发芽,所以他尽可能多的采集,“广种薄收”,反正这路边的“野韭菜”绵延有几里路,够他捋的。只见在他小心翼翼的手心里,兰花籽像一撮褐色的面粉。

还有一次更加奇葩了。

日已西斜,暮色苍茫,我们这个老小区此时显得非常宁静。白玉兰树深绿的厚叶被夕晖映得如经膏沐,长着各种灌木的林子显得深邃起来,连最调皮的小孩也收起玩心回家吃晚饭了。我却听到了各色鸟鸣。印象里,鸟儿叽叽喳喳叫得最起劲的应是清晨。傍晚,鸟儿也该归窝了,正所谓“羨寒鸦,到著黄昏后,一点点,归杨柳”。抬头看看天空,好像并无鸟儿飞过;左近的树枝间,也没小鸟。仔细听,原来这些鸟鸣声,是一个从嘴里模仿出来的。又是老梁!老梁手里握个布袋,一路走,一路毫无规则的向各个角落地洒东西。嘴巴里一忽儿“咕——咕——”,一忽儿夹几声“啾——啾——”。

我叫:“老梁。”老梁站住了。我

说老梁,你家不在我们小区的,到这儿干嘛了?你朝地上撒蟑螂药还是老鼠药?

老梁照例脸红红的:“啥个蟑螂药老鼠药,那能撒吗?这里有养狗养猫猫的,还有小把戏呢。”“……我撒的是鸟食哦。”原来深秋初冬,鸟儿的食少了,老梁是专门出来在地上撒鸟食的。小布袋里装的是小米与碾碎的玉米高粱等混杂物。我接过来闻闻,一股新鲜的天然食物味。老梁说他这既是“练路”锻炼身体,又一路的为鸟儿们撒食,很开心。

老梁说,老赵你明天过来看,这些鸟食肯定没了,“全给小东西啄光了”。老梁说咱们这一带的鸟儿是越来越多,有麻雀、白头翁、百舌鸟、斑鸠、雅雀、山雀……“小东西们叫起来可好听呢。”我想真是,我家楼外的晾衣架上,就常常有麻雀和白头翁朝窗里张望呢。

老梁说撒撒鸟食,学学鸟鸣,舒畅。

“咕——咕——”“啾——啾——”老梁消失在暮色之中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